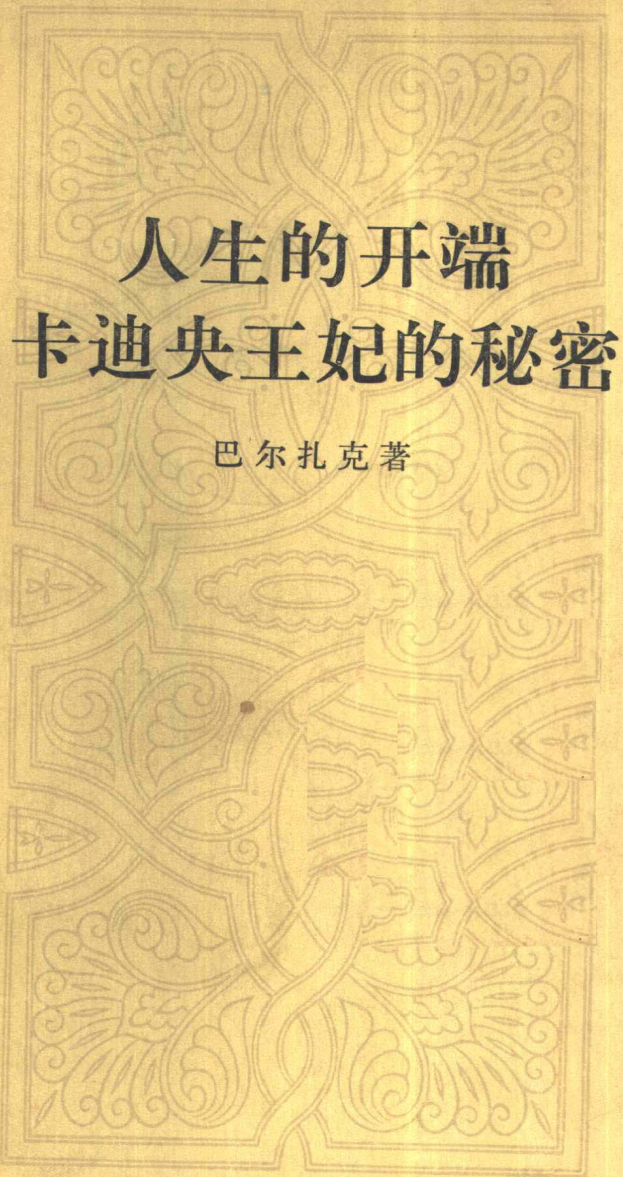




人生的开端 卡迪央王妃的秘密

巴尔扎克著

人生的开端

卡迪央王妃的秘密

巴 尔 扎 克 著

梁 均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九 年 · 北 京

Honoré de Balzac
Un Début dans la vie
Les Secrets de la Princesse de Cadignan

Calmann Lévy, Editeur Paris
Francis Guillot, Editeur Paris

人生的开端、卡迪央王妃的秘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字数 19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9 插页 2

1979年9月北京第1版

197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0,000

书号 10019·2313

定价 0.87 元

目 次

人生的开端	1
卡迪央王妃的秘密	201
译后记	274

人 生 的 开 端

给珞尔^①

但愿为我提供了这一场景的主
题思想的光辉和谦逊精神能因此
受到世人的敬重！

她的哥哥

巴尔扎克。

^① 珞尔·巴尔扎克(1800—1871)是巴尔扎克的妹妹，从小就和哥哥很亲密，对哥哥的文学事业非常关心，这本小说的题材就是她提供的。

铁道运输，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使某些行业归于消灭，并且会改变某些行业的面貌，尤其是为巴黎郊区服务的有关交通运输方面的各种不同的行业。因此，不久之后那些在目前构成这一场景的主要因素的人力物力，恐怕只会成为对考古工作才具有意义的了。难道我们的后辈，将来对于一个他们叫做旧时代的一代社会工具的认识，能不感到兴趣么？正象那些停在协和广场上并且挤满了皇后大街的被人们很诗意地叫做杜鹃鸟的旧式双轮公共马车一样，一个世纪以来，曾经盛极一时，一八三〇年还那么充斥，现已不再存在了；在一八四二年即使是在最隆重的乡村仪式的行列里，人们也不过偶尔有机会能瞥见一辆这种车子罢了。

在一八二〇年，那些以风景优美著名，一般叫做巴黎郊区的^①地方，也还不是全都拥有一套正规的驿运办法。尽管如此，杜塞尔父子运输公司，却已在周围约十五里^①人烟最稠密的市镇中间，获得了客车运输业的垄断权；他们那家漂亮的店铺坐落在圣丹尼城郊路上。尽管他们资格老，办事努力，资本雄厚和有健全的集中管理等有利条件，杜塞尔运输公司在周围七、八里远近的地点，却遇到圣丹尼城郊路一带的旧式公共马车运输

① 原文是指古时法国里，每里约合今四公里半。以下仿此不另注。

业主的激烈竞争。巴黎人对乡间生活的兴趣那么浓厚，竟使当地的运输行也能顺利地和一些较小规模的运输公司进行竞争。这里所说较小的运输公司是指的杜塞尔运输公司，因为若和蒙马尔特路上的大运输公司来比较，它自然算是小的了。这个时期，杜塞尔公司的成就显然对许多投机家起了刺激作用。他们都来办运输事业，在巴黎周围，哪怕是多么小的地方，都办起了拥有漂亮、迅速、舒适车辆的运输行。车辆从巴黎出发，定时返回巴黎，以致巴黎周围十里内，在所有乡镇的交通线上，都出现了异常激烈的竞争。那些叫做杜鹃鸟的旧式双轮公共马车在距离五、六里远近的旅程上被击败后，便在较短的旅程上争取顾客，这样又再继续存在了几年。直到出现了能够装载十八个乘客、用两匹马来拉的四轮轿式大马车之后，这种小车才被打倒。今天这种行动不便的鸟儿，如果还存在的话，人们也只能在专门拆卖旧车零件的铺子里偶尔发现一只了，那可能还是为了它的结构和装置能对科学研究提供资料，就象居维埃^①把在蒙马尔特的石膏坑里找到的动物骸骨用来做研究的对象一样。

那些从一八二二年以来就已经和杜塞尔父子运输公司展开斗争的客运投机家，同时也威胁着当地的小运输业主，这些小业主在他们服务的乡镇上，通常都获得当地居民的同情和支持。从事这种运输业的人一般都是自己当驾车人，同时又是车老板，他还是当地的旅店主人，自然他对当地的人情事物和赚钱的事是非常熟悉的。他办事精明，为旅客所做的种种小事并不要求那么多的代价，可是他为此所得的报酬却远胜于杜塞尔运输公司。

① 居维埃(1769—1832)，法国自然科学家、古生物学家。

他懂得如何能躲避领取一张入市执照，必要时他还敢于违犯行车载客的规章。总之，他获得一般居民的爱护。因此，万一出现竞争者的时候，如果当地的旧车主和新的竞争者平分了每星期的行车日子，就会有一些老主顾宁愿延迟自己的旅行日期，以便搭乘他们所熟识的旧车主的车，尽管这个人的车辆马匹在旅途上并不是那么安全可靠。

有一条杜塞尔父子运输公司想要垄断的交通线，可是却曾经遇到过最激烈的竞争，直到今天还有人在对它的继承人都鲁斯父子公司进行这种竞争，这条线便是从巴黎到波蒙奥阿斯的路线，因为这是一条特别有利可图的交通线，所以在一八二二年时就有了三家运输公司在这条路线上进行业务上的竞争。尽管杜塞尔运输公司降低了定价，增加行车的次数，并且购置了漂亮的车辆，竞争还是不曾停止；这条路线上的收益所以这么大，那是因为有许多小城镇象圣丹尼、圣毕里士、比埃非特、克劳士莱、埃古昂、邦塞尔、摩阿塞尔、巴叶、蒙苏尔、马弗里埃、弗朗公维尔、普雷斯勒、诺安戴尔、纳维尔等，都在这条线上。后来杜塞尔运输公司把这条客运线从巴黎发展到香毕里，而竞争也就一直延伸到香毕里。今天都鲁斯父子又进一步把这条客运线扩展到波威了。

在这条叫做英格利特的大路上有一段路程通过一处由于它的地形而被叫做拉加弗，意即凹地的地方进入奥阿斯河流域的一个风景十分优美的峡谷，而到达一座叫做里斯勒亚当的小城，这座小城曾经是绝了后嗣的里斯勒亚当家族的发祥地和波旁—公迪王族的旧府邸因而加倍闻名于世。里斯勒亚当是一个美丽的小城，附近有两个大镇辅翼着它，那是诺冈镇和巴曼镇，这两个镇都因为具有很好的石矿而引人注意。它们供给了近代

巴黎和外国的最华丽的建筑以石料，譬如布鲁塞尔大剧院的基础和用来装饰剧院的圆柱都是诺冈镇产的石头做的。尽管这个小城风景非常优美，并有不少王侯贵族、僧侣和著名的画家建成的许多闻名于世的城堡，它却象卡桑、斯多尔、勒瓦尔、诺安戴尔、柏桑等市镇那样，在一八二二年还没有出现竞争，而是由两家客车主通过协商共同来经营这里的客运事业。这种例外的事情所依据的理由是不难理解的。在英格利特路上，从拉加弗开始，通到里斯勒亚当这一段石子路，是由于公迪王族的王公们的慷慨行为而筑成的。这段路全长有两里，任何运输公司都不能够绕过这么长的一段路程，尤其是当时，里斯勒亚当在大路的尽头，英格利特路通到里斯勒亚当便终止在那里了。最近几年来，才有一条大路把蒙莫朗西峡谷同里斯勒亚当峡谷连接起来。这条路从圣丹尼起经过圣勒塔凡尼、梅吕、里斯勒亚当，并沿着奥阿斯河岸直达波蒙。但是在一八二二年，唯一通达里斯勒亚当的一条路，便是公迪王公们建筑的那条石子路。比埃罗丹和他的同行受到本地全体居民的喜爱，因而能够在从巴黎到里斯勒亚当这条线上称霸。比埃罗丹和他的同行的车辆搭载旅客来往于斯多尔、勒瓦尔、巴曼、香槟、木尔、勃列罗、诺冈、纳维尔和马弗里埃之间，比埃罗丹那么出名，以致象蒙苏尔、摩阿塞尔、巴叶、圣毕里士等地的居民，尽管靠近大路，却情愿老远来搭他的车，因为搭他的车能找到一个座位的机会要多一些，不象在波蒙，那儿的公共马车上老是挤得满满的。比埃罗丹和他的竞争者相处得很好。当比埃罗丹的车从里斯勒亚当出发，他的同行的车便从巴黎回来，老是这样彼此交错着来往，实际上谈不上什么竞争，比埃罗丹拥有的是地方上对他的同情。况且在我们这个真实的故事里，两个客车主人，实际上只有比埃罗丹一个人在舞台上出

现。因此你只须晓得这两个客车老板的关系很融洽，他们进行着正直的竞争，大家都用正当的办法来争取当地的顾客。大抵是出于经济的打算吧，他们在巴黎住同一家旅馆，两人合用一个院子，一个马厩，一个仓库，一个办公室，一个雇员。这些细节足以证明比埃罗丹和他的对手按照当地老乡的说法，都是天生的好人。

他们住的那家旅馆恰恰坐落在昂根路的转角上，叫做银狮旅馆，现在还存在。这家旅馆的老板从已经记不清的日子起，就专门把房子租给客车主人住用，而他本人也兼做客车生意，他的车专走旦马丹一线，他的业务经营得那么牢靠，以致他的邻居杜塞尔父子开设的车行就在对面街，却不敢把车子也走在旦马丹这条线上和他竞争。

尽管到里斯勒亚当去的客车有固定的开车时刻，比埃罗丹和他的同行在这方面执行起来却很宽容，这一来假如说他因此得到他同乡的爱护，另方面却也引起了生客们严厉的责备，因为他们已习惯于那些较大的公共客车公司的严格执行开车时刻；可是这两位自己驾驶着他们的半是公共马车半是旧双轮马车式客车的车老板，总会在他们的熟客中找到为他们辩护的人。下午开车时刻定的是四点钟，总要拖到四点半才走，而早上开车时刻尽管定的是八点钟，却从来没有在九点钟以前开车。这种办法的伸缩性实在太大了。夏天，客车主人认为这是他们的黄金时代，规定的开车时刻对陌生人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只有对同乡们可以有例外。这种做法对比埃罗丹有很大的好处，使他有可能会用一个座位来卖两次钱。譬如说，一个定了座位的外乡人不幸迟到了，而他的座位便会被一个早到的同乡乘客买了去。这种伸缩性当然不会得到道德观念特别重的人的好感，可是比埃

罗丹和他的同行却以天气不好，以他们在冬天的损失，以他们不久需要购置更好的客车来替自己辩护，而且最后还说他们是严格遵守公布的行车规章办事的，可是这种印好的规章越来越少看到了，只有那些坚决要看这种规章的旅客才能得到。

比埃罗丹是一个四十岁的人，已经做了父亲。一八一五年部队复员的时候，他脱离骑兵团回家，这个能干的青年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父亲过去是在从里斯勒亚当到巴黎这条线上驾着他那辆行驶起来不大听话的旧式双轮马车来运送客人的。比埃罗丹在同一位小客店老板的女儿结婚后，他把在里斯勒亚当这条线上的业务扩大了，正规化了，并以自己的精明能干和军人的准确性赢得了大家的重视。比埃罗丹（这个名字可能是一个别号）做事敏捷、果断，由于他的面部表情灵活，在他那因风吹日晒显得红堂堂的脸孔上流露出的狡猾表情倒很象是一种机智的神气。再说，他因为见过的世面广，走过的地方多，说起话来倒也能头头是道。他的声音由于习惯和马匹打交道和大声吆喝而变得粗糙了，但是当他同有钱人说话时却会改用柔和的声调。象一般第二流的客车老板穿著的一样，他的全部服装是一双里斯勒亚当出品的结实的、底子有钉的大皮靴，一条墨绿色粗灯心绒裤子，一件同样质料的上衣，但是在他驾马车载客的时候却另外套上一件蓝色工作服，在衣领、肩头和袖口上都绣着彩色花纹。此外头上还戴一顶鸭舌帽。军人出身的比埃罗丹养成了对上层社会人物表示极大尊敬的品性和对级位高的人们服从的习惯；可是，如果他很自然地对小资产阶级的男人表示亲热的话，他对于不管是什么阶级的妇女都能始终表示尊重的。尽管如此，正如他用行话说的因为习惯于把人载来载去的缘故，他终于把旅客都看成是会走路的包裹，而这些包裹一经上了车，比之别的货

物，客运的主要对象，就不那么需要人的照顾了。

自从和平恢复以来，因为大势所趋，比埃罗丹这一行有了很大的变革，他不愿意落后于时代的进展，因此入春以来，他就常常说到那辆向法利—贝里曼公司（当时最好的四轮马车制造商）定购的大车，一方面也因为旅客的不断增加，他实在需要这样一辆大车。因为那时候比埃罗丹的全部交通工具只包括两辆马车。其中一辆他在冬天气使用的，也是他向收税员登记纳税的唯一的一辆，是从他父亲手里传下来的，那是一辆旧式双轮马车。这辆车身两旁呈圆形的车子，在两条硬板凳上可以坐上六位旅客，尽管包上了一层荷兰产的黄天鹅绒，这两条板凳坐起来还象铁板那么硬。两条板凳的中间，在背脊那么高的地方，用一条木头的横档隔开来，横档的两头做成活棒，安置在车子内的两壁上，可以随意地安上去和卸下来。横档用天鹅绒草率地包裹着，比埃罗丹把这横档叫做“靠背”，但是由于装卸的困难，使旅客感到十分不便。假如说这个靠背在挪动时有困难，在它安放好之后更会使你的肩胛骨吃尽苦头，可是，就这么让它横在车子里，它又会使旅客出入都很危险，特别是对妇女们。尽管这辆两边鼓出象一个孕妇肚子似的双轮马车的两条板凳只该各坐三个旅客，却常常看见挤着坐八个人，象装在大桶内的腌鲑鱼一样，挤得紧紧的。比埃罗丹竟认为旅客们这样挤着坐很不错，因为他们挤做一堆，反而非常稳当，不象只坐三个客人，经常彼此相撞，并且常有把帽子碰在车盖上撞坏的危险，因为路上实在颠动得厉害。在车子的前头有一条大板凳，那是比埃罗丹的座位，上面也可以将就坐上三个旅客，坐在这儿的人如大家所知道的，叫做兔子^①。某些时候，比埃罗丹还要搭上四个兔子，这时候他自

^① 这里说的“兔子”等于我们所说的“黄鱼”，意即车夫私自驾客。

已就坐到旁边一只巧妙地钉在车身下部，平常作为他的兔子脚踏用的象箱子那样的东西上面。箱子里面，经常总是塞满了稻草或许多不怕踩的包裹之类。这车子的车身漆成黄色，上部漆上一条象理发店标志上的蓝色条条，为车子增添不少光彩，在这条条上面，车子的两边各用银白色的油漆写着“里斯勒亚当——巴黎”的字样，在车子的后身则写着“里斯勒亚当车行”字样。我们的后辈，如果认为连比埃罗丹本人在内，这辆车子只能载运十三个人那就错了，事实上碰上好机会，他还要在车身后的一个方形的、其中堆着行李箱、木箱和包裹的有帆布篷的行李厢里面多载三个客人；可是为人谨慎的比埃罗丹，只让熟人搭这个行李厢，并且是在离了关卡三、四百步以后才能上去。而这些装在鸡笼里的人，（这是驾车人给车子的这部分所起的名字），在路上每逢设有宪兵站的村镇，都要预先下来。那是因为保障旅客安全的行车规章严禁超额载客，假如他不用这样的办法，那就会使虽然基本上是比较埃罗丹朋友的宪兵若遇到这样太露骨的违章行为时，也不得不对他进行检举。由于这种安排，比埃罗丹的客车有时在礼拜六下午或礼拜一上午就装载十五个客人，遇到这种情况，他就给他那匹超龄了的大肥马卢索一个帮手，这是一匹和那种给孩子骑的长毛小马一般大小的马儿，他对这匹马却赞不绝口。叫做比塞的这四小母马的食量很小，劲头却很足，永不知疲倦，真是一匹十全十美的好马儿。

“要是用卢索这只懒虫来换它，我老婆还不会答应哩！”当一位旅客指着这匹小得出奇的马儿开他玩笑的时候，比埃罗丹嚷着说。

他的另外一辆车和这辆车的不同之处，在于那辆车是四个轮子的，而且车子的结构相当奇怪。这辆叫做四轮马车的客车，

通常载十七个旅客，实际上只应载十四个。行车时候发出的声音真是其大无比，以致当他从山谷斜坡上的树林中驾车出来而人还未露面的时候，里斯勒亚当的人常常会说：“看，比埃罗丹来啦！”这辆车分成两部分，也可以说是两辆车拼凑成的，第一部分叫做内车厢，两条板凳上坐六个人，第二部分其实就是一般的轻便马车，用来装配在车的前部，于是叫做轿式马车。这个车厢有一个镶着玻璃的车门，开关既不方便，形状又极古怪，要把它描写清楚，没有大量篇幅就不可能。这辆四轮马车还有一个带软篷的顶层，比埃罗丹在里面载着六个旅客，这顶层的门，其实只是两块皮质的帷幕。比埃罗丹坐在一个设在车头玻璃窗下面几乎令人看不见的位置上。

这位里斯勒亚当的公共马车老板所缴纳的营业税并不是按照一般规定所有公共马车必须缴纳的那种办法来缴纳的，他只向税务局上报一辆六个座位的旧式双轮马车，可是他领来的执照仍可以让他驾驶他那辆四轮马车，这在今天看来是颇为奇怪的事；但是，在刚实行征税的时候，对车辆收税还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的，因此可以让客车老板耍点欺骗手段，照他们的说法，使他们以能够戏弄税务员而感到高兴。渐渐地贪婪的税务局变得厉害了，它迫使车辆贴上双重印花来表示它的载重量已经衡量过，它的捐税已经缴清，否则就不能行驶。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幼稚时代，包括税务局；直到一八二二年底，这种时代还在继续。在夏季，常常那辆四轮马车和那辆双轮马车载着三十二个旅客在路上同时出动，比埃罗丹却只缴纳六个旅客的税款。在这种幸运的日子里，车辆四点半钟从圣丹尼城郊路出发，晚上十点钟安然抵达里斯勒亚当。比埃罗丹对自己的业务感到自豪，而因为业务的需要，他又不得不特别租赁一些马匹。他就

说：“我们的生意真不坏！”为要能够在这样的装备条件下用五个钟头走九里路，他取消了一些在这条路上普通车辆都停车的站头，例如在圣毕里士，摩阿塞尔和在拉加弗的站。

银狮旅馆馆址占有长长的一块土地。如果它在圣丹尼城郊路的店面只有三四个窗户，而它的后院却是深长的，在后院的尽头，有许多马厩，整所房子是紧贴着一堵分界墙建成的。房子的入口处建成走廊的模样，在木板檐底下可以停放二、三辆马车。在一八二二年上，所有在银狮旅馆租用房间的运输公司的账房都由旅馆的老板娘一人负责管理。她的账簿也和她管的事务那么多，她一面收款，一面登记顾客名字，并且和颜悦色地把收到的包裹放到旅馆的大厨房里。旅客们对这种家长式的随随便便的作风感到满意。如果他们来得太早了，便坐在大壁炉的炉台底下，或站在旅馆进口的走廊下呆一会儿，或者到棋盘街转角上的棋盘咖啡馆喝一杯咖啡，棋盘街和昂格路平行，彼此相隔只有几家店子那么远。

在这一年的初秋那几天，某一礼拜六的早上，比埃罗丹两手穿过他的工作服的裂缝插在裤袋里，站在银狮旅馆的便门下，从那儿透过旅馆的厨房望着深院尽头那些模糊不清的马厩。即见且马丹运输公司的一辆大型公共马车紧接着杜塞尔运输公司的几辆大公共马车沉重地驾了出来。这时已经是早上八点过了。在旅馆的大门上面，有一块长形的黑板写着“银狮旅馆”几个字，管马厩的马伕和替乘客搬行李的搬运伕站在进口处的长廊下望着车伕一辆辆地把马车驾出去，这情形很能引起旅客的错觉，以为马车老是这样源源不断地驾出去。

“老板，要给马儿套车吗？”比埃罗丹的马伕看见别的车子都走光了问他道。

“你看，八点一刻了，我还没看见有什么旅客，”比埃罗丹回答道。“他们都躲到哪儿去了？还是先把车套上吧。看情形再也不会包裹了。我的老天爷！不知道它今晚把旅客都弄到哪儿去了，天气又这么好，而我却只有四个旅客来登记！这样一个大礼拜六未免太笑话了！越是当你急需款子的时候，就越不顺手！这是什么狗屁行业呀！这种行业真是狗屁！”

“如果你有大量旅客，你把他们装在哪里？你只有一辆小马车。”那位马伕兼搬运伙计试着要平平比埃罗丹的气，便这么问他。

“难道我那辆新车不能载吗！”比埃罗丹回答说。

“这么说，你的车已经拿到手了？”那位大胖子奥凡涅人露出杏仁般的大板牙笑着反问他。

“老废物！明天礼拜天它就要载客了，而且我们希望有十八个旅客哩！”

“啊唷！那么漂亮的新车，大路上可要添热闹啦，”奥凡涅人说。

“一辆象走波蒙那条线上的大客车，那还用说！崭新的！它漆成金红色，这回可要气死杜塞尔父子了！我要三匹马才够用哩。我已找到一匹象卢索那样的马，而比塞将要威风地走在前头。得啦，喂，套车去吧，”比埃罗丹说，一面向圣丹尼门那边望着，一面把烟斗里的烟叶压压紧；“我看见那边有一位太太和一位少年，他胳膊下掖着一些包包，他们在找银狮旅馆，因为那些旧式双轮马车在向他们拉客，他们都好象没有听见似的。哎！哎！我似乎认得出那位太太是一个熟人。”

“你常常动身时空空的，抵达时满满一车客，”他的搬运伙计对他说。

“可是没有包裹，”比埃罗丹答道。“我的老天爷！多么倒